

夏风吹丹江

任文



生活在当下，时常深感内心疲惫。偶尔放松一次，给自己减压，实在是件惬意的事。

从洛南坐车去商州城办事，到高速公路下车已是中午十一点半了，离下午两点还有段空闲时间，就直奔丹江公园而去。

这些年很少来商州城了，偶尔出差进城来去匆匆，难有停留的片刻。以往常去的地方是莲湖公园，亭亭玉立的荷花总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。说实话，以散漫的心态闲逛丹江公园还是第一次。漫步丹江，迎面吹来凉爽的风，让人心情舒畅。隔岸望去，丹江岸边耸立起了一座座高楼，空间开阔的街巷，露出水墨画般的诗意。一江丹水穿城而过，有水而显生机。绿莹莹的丹江水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碧波一圈圈荡漾开来，好像人的心境也在泛泛涟漪，一圈圈在心头波动。丹水静流，缓缓地向东而去，温文尔雅，看不出奔涌的气势，尤其过州城时河面平缓，似有意在这块静美的地方逗留片刻，记住这美丽的地方，然后把美带向远方……

河中凸出的河滩上长着一棵棵垂柳，墨绿的柳叶在风中摇曳，恰似向河两岸的游客招手致意。河岸垂柳依依，把丹江河装扮得时隐时现，有

种神秘感。不远处有片河中小岛，南秦河的河水流入丹江，自然形成了江河汇合处的风景。葱绿的芦苇丛生，让人有身处芦苇荡中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南秦河那边有小舟驶入丹江的意象，奇深莫测。沙滩地带，有几位州城闲人在那里静静地钓鱼，我猜想着他们是如何进入河中央沙滩上的？远望鱼竿扬起的片刻，有两人在手舞，继而又恢复常态，鱼竿扬得老高，看不清鱼线，但见一圈圈涟漪漫向河滩突出的高地，那是一地绿绿的草，草地连接堤岸，一阵夏风吹过，垂柳柔软的枝条风中曼舞，似有“东风恰人、杨柳含情”的悠然心境。

沿河漫步，或走或停，夏风吹拂着我的衣衫，吹拂着丹江的流水，边走边用手机拍下让我心动的风景。耳旁不时传来一声声鸟鸣，身旁不时迎一张张笑脸，眼前不时映入一处处留恋的胜景。抬头看天空，瓦蓝的底色无一丝纤尘。河边丛林上空有鸟儿在空中嬉戏，掠过一道美丽的弧线。这座藏在秦岭深处与商鞅名字有关的州城，被著名作家贾平凹誉为“秦岭最美是商洛”的地方，确是一个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良好的人间仙境。这里有原生态的河道漫滩、浅塘沼泽，成了湿地鸟类和鱼虾生存的乐园。

哟！松软的沙滩，嬉戏的水鸟，垂钓的闲人，水墨丹江，不染尘埃的生命绿洲。此刻，让人想起20年前在州城函授学习的那几年，曾经逗留丹江河畔的情景。在晨曦和晚霞中，我和几位同学常去丹江河畔，弯弯的河堤常是我们席地而坐的地方，清静，静默，释放连续听课的疲劳。那时，我们已是成年学员，同学非少年，却“谈笑有鸿儒”。那时，丹江河对岸还是一片肥沃的田地，夏日的玉米地飘来庄稼成熟的清香，我们开心地畅谈外国

文学，讨论老师授课留下的作业，《瓦尔登湖》的胜景是作者的幻想，还是人间真有此胜地？几位学友争论不休，各执己见。面对漂浮着垃圾袋的丹江河滩，我们的争论无法得到完美的答案。柳荫河堤，留下了我们散步的身影；丹江河畔，留下了我们谈笑的心声。弹指一挥间，丹江换新颜！

行走在丹江河岸，远处飘来了动听的歌声，那歌声来自绿树掩映处。走近绿树下的一片休闲地，几位老人在弹奏歌唱。伴随音乐歌唱的老人身着红红绿绿的服装，是那般的全身心投入，“高高的山有我的爱，熊熊的火是我的情”，他们唱得真好！这充满百灵鸟般的悦耳歌声，在丹江河成荫的绿树、芬芳的花丛中弥漫开来。他们唱的唱，舞的舞，喝彩的喝彩，韵律和节奏感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。这是一群活跃在州城的中老年人，用自己那颗炽热的心，用自己那伟大的爱，去拥抱美好、充满新生活的商州。我在心中默默地为他们点赞！

走在我前面的一位年轻妇女，手牵着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小女孩，边走边看风景。走过一段路，小女孩高兴地叫起来：“妈妈，快看呀，那是什么？”年轻妇女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看去，一群鸭子在河面上轻盈地游动，快乐地嬉戏，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。于是，年轻妇女蹲下身子，靠近孩子，轻声地说：“丫丫，那是鸭子！”“鸭子！”小女孩笑着，双手舞起来，“鸭，鸭子！”向前跑去，年轻妇女紧跟而上，护着小女孩前行……

夏风轻轻地吹，吹进公园花木丛中，花儿随风轻舞，空气里充满了浓浓的花香。小鸟在枝头喳喳鸣叫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。那一刻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

哦，夏风吹丹江，人在画中行。

爱好音乐的父亲

刘焕性

虽然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，但我们家可以说是乡村音乐世家。曾祖父会吹唢呐、唱汉剧，祖父会拉二胡、唱秦腔，父亲则不仅会拉二胡、吹笛子，还会演奏京剧、唱汉剧、品秦腔、扮越剧。记得读大学时，父亲有一次开玩笑对我说：“咱们家族的音乐细胞传到你这里算是没有了，啥乐器你都不懂也不学。”后来，父亲发现他的孙子很有音乐天赋，两岁多的时候就能从他手上抢下笛子，虽然不知吹的是什么调，但能模仿得有模有样还能吹响就很简单了。于是，祖孙俩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爱好，一个愿教一个爱学，虽然偶有争执却也其乐融融。小家伙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在学校的音乐课上还学会了吹葫芦丝，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《蝴蝶泉边》《草原之夜》等，都吹奏得娴熟悦耳、婉转悠扬；读中学时，还数次登台学校的文艺演出。父亲很高兴地对我说：“看来咱们家的音乐细胞还在，只是在你身上单薄了些。”

我最早能想起父亲登台演出的场景是4岁。那年秋收后，生产队搞了一个小型文艺演出活动，就是一些村民上去敲锣打鼓说快板、秧歌、唱革命歌曲。我跟一群孩子则在生产队办公室前的广场上一边玩老鹰抓小鸡、捉迷藏等游戏，一边大呼小叫地抓、放身边飞过的萤火虫。玩得正兴起时，一位年长的邻居大声喊我，说父亲马上就要登台唱戏，赶紧叫我过去看。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是唱戏，闻声就跟几个小伙伴跑了过去，只见头发微卷、高大帅气的父亲站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，手提红灯，站定迈步，慷慨激昂地唱着，我却在村民阵阵喝彩和掌声中跑开了。

我能记住父亲唱的第一首歌曲是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那时候我读小学一年级。盛夏时节，我和姐姐跟父母在玉米地里锄草，汗水顺着脖子直往下淌，热得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耳旁传来父亲“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啊，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啊”的悠扬歌声，我和姐姐一下被吸引住了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歌？父亲说这是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的主题曲，他在农业社的时候还登台演唱过，并给母亲、姐姐和我讲述了贺龙、周逸群和湘鄂西根据地的事迹。我们一下听得入了迷，不仅感觉不到热和累了，还在“人人都说天堂美，怎比我洪湖鱼米乡”的学唱歌声里，快乐高效地干完了农活。

父亲对京剧、秦腔、汉剧和越剧的爱好是终身的。平日里他不仅喜欢随时哼唱几句，看电视时也喜欢长时段霸屏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，为此还一度惹得母亲不高兴，父亲就给母亲讲每一出戏的历史和由来，后来母亲也就慢慢习惯了跟父亲看戏曲节目。父亲也总把我培养成戏曲爱好者，每次我回家探亲，晚上都要陪他看几个小时的戏曲频道，京剧《定军山》《借东风》《三堂会审》、汉剧《平贵别窑》《智破天门阵》《状元媒》、秦腔《火焰驹》《三滴血》《少华山》、越剧《追鱼》《红楼梦》《打金枝》等，都是父亲深爱的曲目，父亲对这些曲目乐此不疲、反复观看，一边看还一边跟着电视唱得有滋有味，是乡村里很难得的戏曲发烧友。2005年父母来北京时，我陪他们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京剧演出，父亲一边用细微之声跟着演员哼唱《三打祝家庄》的唱词，一边用手在座椅上轻轻地打着节奏，全程入迷而陶醉。

父亲常说，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，缓解身体的疲惫和精神的低迷，带给人鼓舞与快乐，使人感受到美好和希望。《牡丹之歌》《乌苏里船歌》《十五的月亮》等许多歌曲，都是我年少和父亲在田间地头劳作时，跟父亲学会的。我到现在都能清晰想起小学二年级时，父亲教我和姐姐唱《红梅赞》时的画面：春寒料峭时节，屋外下着小雨，父亲坐在床边，打着节拍和手势，一字一句地校准我和姐姐的唱音与声调的不准确之处。40多年过去了，父亲当时的音容笑貌犹如眼前。

悠悠岁月像一首流淌的歌。父亲弹奏过的音符、咏唱过的歌曲，汇聚成了一条蜿蜒的河，在我们子女心中回荡。这些音符和曲子里，有时代的风华和烙印，也映衬着父亲的心声与寄予的希望。父亲对音乐的爱好和理解，陶冶了我们的情操、锻造了我们的性格，激发了我们对美好的不懈追求。我们跟父亲学唱戏剧、歌曲的那些时光，串联了乡村变革与发展的那些峥嵘岁月，留下了难忘的成长与亲情记忆，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底。

一盆文竹

杨丽媛

最近在朋友办公室，又看到了这种植物，很轻、很绿、枝干像竹子，绿云一样飘在空中，蒙蒙的，很飘逸，很俊美，它就是文竹，花如其名。

眼前的这一盆文竹将我拉回到童年的记忆中，父亲在退休之前办公室里就养着一盆文竹，每天我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就看到他坐在桌边写材料，或者是用花剪修剪着文竹。父亲剪去了它多余的枝，让它看起来更紧凑，造型更整齐。那时不懂事，总觉得这花光长叶不开花，跟绿草一样，但是父亲非常喜爱它，父亲告诉我这叫文竹，有文人的淡泊，又有竹子的气节。用手摸摸它，感觉好轻盈啊。

那时候父亲很忙，晚上不是在办公室写材料就是在放映室放电影，父亲爱他文化部门的工作，就跟爱这盆文竹一样。父亲的文章写得好，字写得也好，喜欢舞文弄墨。他就像这默默无闻的文竹一样，冬去春来慢慢地生长着，从不张扬，也不攀比，按照自己生命的节奏慢慢地走，在深爱的环境里扎根，成长。

父亲为人耿直，淡泊，在单位里只是埋头干活。90年代的电影院不像现在，那时候国产电影不多，放映的很多都是外国电影，我们小孩子不爱看外国电影，总是在影院钻进钻出，很少能安静地看一场电影。看电影时，我总是很好奇地抬头盯着照在银幕上的灯柱看，灯柱从高高的后台放映室照在大银幕上，银幕就有了色彩，有了故事，而照射出灯柱的放映室就是父亲的工作岗位。等到片子放完我上二楼找他时，他正在仔细地收拾片箱，打扫着房间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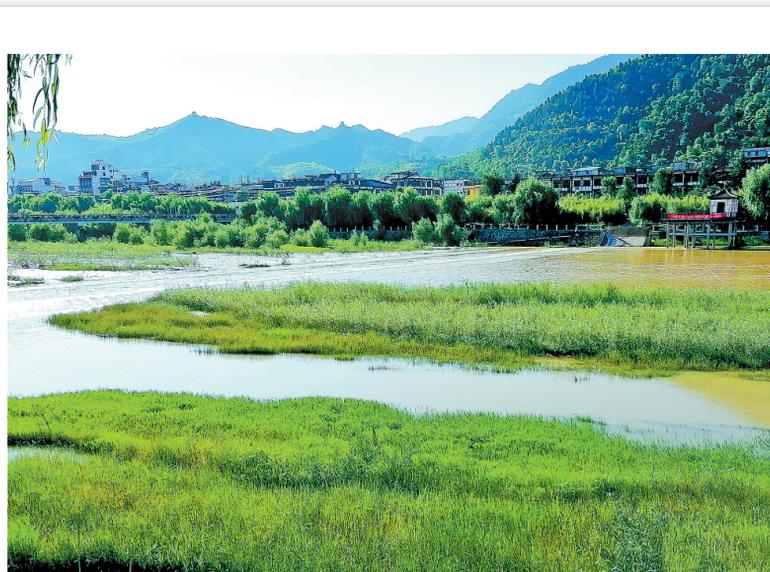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父亲桌子上的那盆文竹一直长得很好，也不用经常浇水，就那样陪着父亲。我总害怕在烟气缭绕的环境中文竹长得不好，但是文竹好像不怕烟熏，还能净化空气，越长越旺实，后来就给家里也养了几盆。

父亲爱好看书和写作，也经常给我改作文。他就躺在文竹旁边的沙发上，边看我的作文边抽烟，会把烟灰弹到文竹盒子里去。多年以后，想起父亲仍然会想起他躺在沙发上给我改作文的样子。我喜欢文学，现在也从从事文字工作，这与童年时父亲的启蒙和辅导是分不开的。

总觉得父亲喜欢文竹，跟他喜欢文学有关，与他的为人处世有关。父亲总是那么耿直，又那么低调，文竹也是那样啊，永远文雅、自成一统，它不像牡丹那么华贵，不像玫瑰那么香艳，不像月季那么娇嫩，它有竹子的气节，枝干中通外直，也有兰花的飘逸，叶子那般轻盈洒脱。

时光总会慢慢地从指缝中溜走，如今我已步入中年，父亲已是古稀老人，家里也不再养文竹了。但那些儿时的岁月，与父亲日夜相伴的日子一直都深藏在记忆深处，时刻陪伴着我、温暖着我。

朋友家的这一盆文竹，好像从记忆中走来，带我去寻找那些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以及和父亲相伴的日子！



商洛山

(总第2469期)

刊头摄影 彭涛

浅山行走

李勤安

喜欢山里行走。一个人，或者三五五个朋友。大多时候没有具体目标，走走停停，读山阅水听鸟鸣，或者背靠大树发呆，放空自己。

爬过几个山头，有的后来还晋升为“网红”地儿，引得更多的人一拥而上。红男绿女，山里特有的幽静被嘈杂替代，连树枝上都飘着塑料袋。净土不再，也就与那条麻花样的小道作别。

一番努力，气喘如牛，后背热浪滚滚，站在山顶清风入怀，视野广阔，一览众山小，有点儿小喜悦。目光拉长发现一山更比一山高，那高处隐藏着更多的神秘，却没了远足的心力。

山中行走，回忆颇多。新冠疫情期间困守家中月余，忽一日政策松动，和同学驱车寻寻觅觅找到条解封的山沟。大山还在沉睡，溪水缝隙潜行，河滩上留下满是泥沙的石头，满目的荒凉，唯有风儿直来直去，生硬地打着招

呼。即使这样，脚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走得满怀欢喜。拐弯处遇到废弃的老屋，院子铺就一地衰草；屋旁的核桃树、柿子树在寒风中肃立。这里原本充满生活气息，只是主人离去荒凉得不成样子。

想着把这里收拾一番，种几畦青菜，养几只鸡，一只柴狗相伴，晴天干活，雨天读书，过上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。真的，我就喜欢散淡的山中岁月。人生第一次打工就是在大山的深处，吃了大半月的漆树芽子，采过许多野生木耳和野菜，拿着枯枝在林带地乱划意外地刨出一窝猪苓。穿上军装又一头扎进伏牛山的腹地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学到的东西终身受用。住到山里的渴望，让我觉得自己已上一世定是个山野之人。

在我思绪飞扬，想象着和大山朝夕相处时，无意中发对对面坡上一枝

野花如燃烧的火焰。见过漫山遍野的红叶，但这枝花却惊艳了我，同时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有年盛夏，一帮朋友问道终南山把我指带上。那天，阳光普照，草木葱茏，野花盛开。沿着窄窄的土路盘旋了若干圈儿，在一处低矮的茅棚遇到隐者。他们恭敬地围上去请求开示，我发现前面的小山头景色不错，深一脚浅一脚过去，原来却是座荒废的山神庙。泥像蒙尘少了昔日的庄严，屋顶悬着个大土蜂窝，一群土蜂忙忙碌碌。门前的一棵老松树皮如鱼鳞，松针青翠，像一把亭亭玉立的绿伞，于是以石为凳背靠大树，平心静气地展开黄仁宇先生的《中国大历史》。有意思的是身后隐者在讲修行，我却正好读到“三武一宗”灭佛的成因以及利弊。

记得深秋的某一天，我在空荡荡的荒村转悠，不觉就到了曾经的庄稼

地。一个低洼地里长满黄澄澄的芦苇，摇曳的芦花像洁白的雪。芦苇有个很美的名字——蒹葭。这种古老的植物在诗经里有一席之地，那句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把对爱人的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正好需要歇一会儿，盘腿坐在竖着的碌碡上，风从耳根掠过钻进芦苇丛中，从里面回应出时有时无的鸟鸣和虫子的低吟浅唱，组成了一首多声部自然交响曲。被密密麻麻的芦苇簇拥，我似乎成了这片芦苇的主人。不，眼前的树木、飞鸟、房屋等都为我拥有，尽管，我只是山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。

今年的雨水旺，下起来没完没了，憋在屋子的我总有到山里去的念头。这不，连续两天滴滴答答的雨点声消失，南山像洗过一样脉络清晰，烟霞升腾。我收拾行囊，走向了雨后的空山……